

山魏

谷公

題題

跋跋







魏公題跋

蘇頌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跋題公魏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魏公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鄴侯家傳後

題枯樹賦

題維摩像

題右軍帖

題御前曆子

題胡考甫書筆嚴經

題青溪圖

題送晉光序

題灘院記

題應之詩

題張籍墨迹

題名茶記

題巨然山水

題君謨草書

又

題授經圖

魏公題跋目錄終

魏公題跋卷之一

宋 溫陵植 訟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題鄴侯家傳後

相國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繁撰述其父泌之事迹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繁以罪繫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因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總五卷尤為疏略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數萬言以充定本云

題枯樹賦

枯樹賦故龍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題議止云正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余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

用事嘗賜二王真跡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脚大會羣賢張以示之辭稷崔湜輩見之皆廢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背以便緘藏邪抑河南書此賦自有別本邪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道媚頗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子志寧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正觀末始襲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封燕者而史失其傳耶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耶又不可得而詳也予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而志於後

題維摩像

張彥遠古今名畫記所載顧長康傳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刹會請朝賢鳴利注其疏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打刺獨注百萬衆以為大言後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住

來一月餘日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錢百萬又論畫體工用云顧生首創維摩詰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及至唐寺廢杜紫微牧之爲池州刺史過金陵歎其將圯募工榻寫十餘本以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敢攜去至今置於州解丞相晏臨淄公鎮頰日嘗語從事饒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按長康晉人故所画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置固非常画之比也或云杜本已爲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磨損矣然而氣像超遠彷彿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況牧之所傳乎況長康之真蹟乎想摹不足因命工人卽其本移寫藏之家楮又題於像旁丹楊蘇子容記

題右軍帖

予嚮見二王書帖多矣疑非真蹟應是響榻然筆執圓勁無毫釐之差都莫能辨其是否所可辨者一紙數帖及用硬黃耳晉唐文皇好二王書天下訪求遺迹殆盡彼時已患歲久恐遂磨滅因命搨書手趙模輩傳搨數百本藏之禁中或分賜王公得之者已爲祕寶矣故當時語云趙模一紙尚直數萬錢今觀說之所收一軸凡四紙一十帖實奇跡也卷末題蕭祐者元和人起處士仕至桂筦觀察使書画皆妙嘗敘鍾王遺法蕭張筆執編集真偽爲二十卷上之又題疑式正臣則楊少師也每紙皆有正臣字應是其家舊物也丹楊蘇某題

題御前曆子

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左丞蘇某恭覽太宗皇帝淳化中賜知州御前曆子親書三十一字追今八十余年筆勢飛動翰墨如新對之歆然孰不悚厲答

漢光武以手迹賜郡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故自
臨邦宰邑者競能其官唐明皇除令長亦以敕書
訓厲謂之令長新戒當時郡縣號爲得人其猶載
於金石之刻或見於詩人之詠歌以爲太平之源
由此其致猶未若神功恤民之勤爲之精擇守長
親書翰墨以遣之得其賜者超越前代規撫闊遠
垂於無窮守臣奉之以爲大訓不其偉歟

題胡考甫書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本序云佛爲大心衆生說一乘
道純真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卽成正覺名雖
十會指歸一貫通理者剎那見性泥文者多劫迷
塗自晉至唐三經繡演其書乃完凡十萬正文總
百千妙頌要言與義包括萬殊前代名流留心探
索則有論鈔贊圖開示末學入法界門大行於時
子熙寧中赴東陽守道桐江失舟弟息及甥三人
不救追悼不已因作毗盧文殊普賢三像以薦天

橫通經義者以爲正合教意今考父大夫服太夫
人之喪三年齋絮書此經全部八十卷字皆端楷
功已圓成仰報劬勞陰助冥福其勤至矣非特見
孝子精誠之意抑可示導門誘掖之勸因覽巨軸
贊歎不已聊假翰墨題於入法界品之篇末云元
祐七年二月初七日丹楊蘇某謹誌

題青溪圖

子慶曆四年領邑江寧六月馳漕牒之貴池適偶
天章滕公過郡盤桓新居郡官曾公退居州第相
期爲弄水之游者數四臨青溪望諸山以琴基銷
暑笑言甚適迨今五十年矣而未嘗再到公詡画
圖曲盡幽致言念歲月推遷二賢墓木已拱而老
朽歸然覩物思人不覺感懷因識卷末

題送晉光序

晉光論書法猶釋氏心印發於心源成於了悟非
口手可傳此誠知書者然當時名稱如此而獨不

聞於後世筆跡絕少傳者豈唐人能書者多如光
輩湮沒無聞不知幾何人耶觀諸公稱譽之言蓋
非尋常僧流也

題灘院記

唐人多善書者隸楷行草往往各盡其妙涉五代
而字體衰矣獨楊公凝式號得筆法洛中碑誌石
刻官寺僧舍多其題識至今尚存校之一時墨迹
固不類矣伯鎮所臨中灘浴室記是其書撰文格
雖不甚高而詞氣宏瞻猶有唐人之風範亦可嘉
也

題應之詩

應之江表名僧能文章善楷隸南唐昇元保大間
爲內供奉中主後主書體與之相類當時碑刻多
其寫者至今盡存惟江寧府保寧寺四注金剛經
兼備衆體尤爲精筆此詩乃其真跡也蘇某題

題張籍墨迹

張籍書世罕傳者予頃游歷陽見僧寺有收得其
墨蹟與詩刻今覽此帖疑管所見者唐人大率能
書籍雖非以書名然其用筆皆有法尤可佳也丹
楊蘇某子容題

題名茶記

齊已詩人不以書稱在唐季二道旣衰然此詩脫
灑不俗筆札亦善信乎名稱於人必有可尚者子
容題

題巨然山水

巨然山水擅名江表歸朝尤爲當時貴重然而亦
靳其筆故今傳者甚少惟學士院北壁特爲奇作
前賢詩記中多稱之煙嵐曉景是其措意者嚮見
好事家一二小圖皆題此名說之所收特佳也子
容題

題君謨草書

唐明皇有飛白散諫賜上巳曲水宴大字今尚存

已爲奇迹矣而君謨又作飛草盡風雲龍蛇之變態非曲江字可比也少有得其真迹者說之此卷遂爲奇寶矣丹楊蘇某題

又

說之與子皆連君謨姻家情好亦均子嚮恃欵密未嘗求其書而說之所得飛草二軸其他真草又遇是非夫好事之篤何能致其多也如此君謨今亡矣其書不可復求故因披卷益增悵恨耳子容題

題授經圖

後漢永平七年明帝夢金人既寤以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因詔使者秦景等十四人如天竺至月支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等傳其經像載以白馬還洛陽譯所得經爲四十二章緘於蘭臺石室遂流東夏右攝摩騰竺法蘭入漢獻經像圖人物十有

一治平丁未在山陽傳史中輝家藏本云其本榻成都佛寺古殿畫壁相傳漢魏間筆觀其衣冠服用若後魏周隋制度疑彼時畫工初意所造耳蘇某子容燕寢北軒題記

丹楊蘇紳在兩禁時人病其險譎其子頌字子容器局與父迥異元祐末爲相未嘗臧否人物諸臣多奏事于宣仁獨頌奏諸指廟其後獨免于遷謫一時陳止齋輩無不仰止其為人晚年自叙百詠可謂生平本傳雖汪彥章周子元二序不若其自述之詳而覈也所藏法書甚富但鑒別真贋未必具頂門上慧眼如智永千文半卷珍爲秘寶米南宮一見知是唐人臨本大槩可見矣後封魏國公年踰八十豫知時至自草遺表豈冥冥于生死之際者哉海隅毛晉識

吳儂見物之黑白分明者輒云漆黑雪白雖

諺語具有文理余家藏宋版蘇魏公集七十
二卷紙白如雪煤黑如漆頗與吳語相券嘗
憶東坡云方欲白時嫌雪黑方欲黑時嫌漆
白如此集庶幾兩無嫌矣茲題跋一卷其末
卷云晉又識



山 谷 題 跋

黃 庭 堅 撰

山谷題跋

本館據津逮祕書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山谷題跋

目錄

卷之一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席四端銘

几銘

鑑銘

盤銘

楹銘

杖銘

帶銘

屨銘

觴豆銘

戶銘

牖銘

劔銘

弓銘

矛銘

題白兆山詩後

跋七佛偈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題樂府木蘭詩後

題白崖詩後

跋自書所為香詩後

書和秋懷五詩後

題自書卷後

題東坡書道術後

跋東坡所作馬券

跋相鶴經

跋陷菴王太尉家書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跋王荆公惠李伯孺錢帖

題牧護歌後

跋雙林心王銘

書問政先生誥後

跋張龍岡家問

跋秦氏所置法帖

辨菴字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書贈宗室景道

書吳無至筆

書侍其璞筆

書贈俞清老

書螺磯

書草許扇

書小宗杲

題練光亭

書贈韓瓊秀才

書幽芳亭

書壺中九華山石

卷之二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題李白詩草後

跋柳子厚詩

跋劉夢得淮陰行

跋劉夢得竹枝歌

跋劉夢得三閣辭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跋子瞻醉翁操

跋子瞻木山詩

跋子瞻送二姪歸省詩

跋東坡樂府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書筠州學記後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書劉景文詩後

書歐陽子傳後

書所作官題詩後

跋招清公詩

題古樂府後

題意可詩後

書林和靜詩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書邢居實文卷

跋所寫答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

與徐師川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跋歐陽元老詩

跋高子勉詩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跋王介甫帖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跋贈俞清老詩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書秦觀詩卷後

書陳亞之詩後

書解洪範長江詩後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卷之三

題校書圖後

題渡水羅漢畫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題七才子畫

題濟南伏勝圖

題趙公佑畫

題摹鎖諫圖

題摹燕郭尚父圖

題明皇真妃圖

題輞川圖

題洪駒父家江千秋老圖

書文湖州山水後

跋東坡論畫

跋東坡畫石

書王荆公騎驢圖

書劉壯輿漫浪圖

題李伯時憩寂圖

題李伯時畫天女

題李漢舉墨竹

題文湖州竹上鸚鵡

題崔白畫風竹上鸚鵡

題東坡像

跋畫山水圖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跋仁上座橋洲圖

題蕭規龍

題惠崇九鹿圖

題燕文貴山水

題陳自然畫

題徐巨魚

書士星畫

題畫醉僧圖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卷之四

題太宗皇帝御書

跋蘭亭

又

書右軍帖後

書右軍文賦後

題瘞鶴銘後

題樂毅論後

題東方朔畫贊後

題洛神賦後

跋法帖

題緯本法帖

書遺教經後

跋佛頂咒

跋續法帖

題榮咨道家廟堂碑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題虞永興道場碑

題徐浩碑

題楊凝式詩碑

題楊凝式書

跋張長史千字文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跋張長史草書

題顏魯公帖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書徐浩題經後

跋翟公異所藏石刻

跋王立之諸家書

跋李後主書

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

跋洪駒父諸家書

跋武德帖

卷之五

題東坡字後

跋東坡水陸贊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跋東坡書

跋東坡墨迹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跋東坡帖後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跋東坡書帖後

跋東坡論筆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書摹搨東坡書後

跋偽作東坡書簡

跋爲王聖子作字

書繪卷後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跋與徐德修草書後

書自作草後

自評元祐間字

題萬松亭

書贈福州陳繼月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跋舊書詩卷

論黔州時字

跋湘帖羣公書

跋五宰相書

跋常山公書

跋蔡君謨帖

跋舅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跋周子發帖

跋唐林夫帖

題王荆公書後

跋三伯祖寶之書

跋王才叔書

跋米元章書

跋王晉卿書

跋李康年篆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跋西園草書

跋淡墨碑銘

卷之六

題傳神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跋范文正公詩

跋种大諫墨蹟

跋顏魯公壁間題

跋高獲敬公傳

跋江記注墨迹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跋朱侍郎奏藁

題知命弟書後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書徐德占題壁後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跋王荆公禪簡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跋東坡詩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跋黃侍禁墓銘

跋砥柱銘後

跋匹紙

跋僧齊已詩

書贈王長源詩後

書枯木道士賦後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跋元祐間與三姪太君帖

題舅氏李公擇墓柱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書梵志翻著讖詩

題刀鐸民傳後

書贈晃師

卷之七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論書

論詩

雜書

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

題王觀復書後

評書

筆說

試張耕老羊毛筆

子弟誠

書生以扇乞書

送徐德郊

書王觀復樂府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書花卿歌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彥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書子瞻寫詩卷後

書簡公画像贊後

李致堯乞書卷後

題劉君墓誌銘後

書張仲謀詩集後

書張芝叟書後

題石供奉金神像

題王右軍書蹟後

跋杜牧之冬盈日寄阿宜詩

跋韓退之聯句

題任昉論王儉後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跋富鄭公與潞公書

跋韓魏公與潞公書

跋韓康公與潞公書

書蘇相國書後

論子瞻書體

論寫字法

論鹿性

觀曾公卷墨篋

題公卷小屏

題公卷花光橫卷

書韋深道諸帖

書東坡寫溫飛卿湖陰曲後

士大夫食時五觀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二忖已德行全缺應供

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

四正事良藥爲療形苦

五爲成道業故受此食

卷之八

書姚君玉誠軒記後

書贈日者柳彥輔

書贈花光仁老

九月九日書贈初和甫

刻先大夫詩跋

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遺吳周才

跋韓退之送窮文

題東坡大字

題唐木蘭亭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題東坡水石

題作菴

題太學試院

題固陵寺壁

題胡氏所憩亭壁

題西林寺壁

題太平觀壁

書自草李潮八分歌後

跋章草千字文

跋歐陽率更書

跋繆篆後

跋劉敞侍讀帖

鍾離跋尾

跋此君軒詩

題歐陽率更書

跋江文通擬淵明詩後

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

書食時五觀後

題黃龍清禪師晦堂贊

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因跋其後

跋東坡書寒食詩

跋東坡嘲巢三

跋張長史書

書座右銘遺嚴君可跋其後

書陰德字遺陳氏

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跋張持義所藏吳彩鸞唐韻

題林和靖書

跋東坡與王元直夜坐帖

跋東坡海市詩

題東坡竹石

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

書柏學士山居詩題其後

跋東坡鐵柱杖詩

跋東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戲草秦少游好事近因跋之

跋所書戲答陳元興詩

跋郭熙画山水

跋牛頭心銘

書劉禹錫浪淘沙竹枝歌楊柳枝詞卷九

首因跋其後

題宗成樹石

題玉清昭應宮圖

書遺道臻墨竹後與斌老

書和見無咎詩後與斌老

生臺銘跋

游龍水城南帖

海昏題名

禮思大禪師題名

書吳叔元亭壁

題也足軒

西山南浦行記

題涪谿崖壁

石門寺題名

中興頌詩引并行記

遊瀘州合江縣安樂山行記

遊中巖行記三則

題三遊洞

卷之九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

唐太宗書 二則

唐高宗書

漢張芝書

後漢崔子玉書

魏鍾繇書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三則

晉丞相王導書 二則

王羲之書 八則

晉丞相王敦書

晉司徒王珣書

晉司徒王珣書

晉侍中郗愔書

晉太守山濤書

宋特進王曇首

王羲之書 四則

王獻之書 三則

跋白兆語後

書發願文後

書自草秋浦歌後

書伯時陽關圖草後

書王周彥東坡帖

書平原公簡記後

跋唐道人編余草藁

跋朱應仲卷

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 三則

跋樂道心經

跋王子于外祖劉仲更墨蹟

跋柳枝詞書紙扇

跋竹枝歌

又書自草竹枝歌後

跋張拙頌題唐履枕屏

跋王晉卿墨蹟

跋自書樂天三游洞序

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跋秦少游踏莎行

跋王君玉定風波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跋李太白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跋馬忠玉詩曲字

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跋東坡長短句

跋寒山詩贈王正仲

跋淨照禪師真贊

跋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簡

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瓌手誨

跋自草東坡詩

跋周越書後

跋自草與劉邦直

跋所書子美長韻後

跋草書子美詩後

書次韻周元翁游青原山寺後

書程夫人墓誌後

跋東坡自書所賦詩

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

書船子和尚歌後

跋苦寒竹

書朱暉傳後

書安樂泉酒頌後

題韓幹御馬圖

山谷題跋卷之一

宋 豫章黃庭堅 撰

明 海虞毛 晉 訂

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丘寵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特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脩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席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

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

於人不可揀也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

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念寔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

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其其則壽

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銘

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申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

予銘

造予造予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

戒後世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鑿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灸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雲臥三十年好閒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

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
經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圍芳草
煥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
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卽巖下作桃花
菴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彥顧乃
欲鐫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
游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
今無白兆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
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元祐三年
十二月己卯黃庭堅書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常
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
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爭驚於末流而不

知歸故余數爲叢林中書此偈荊州田鈞子平聞
是說請余書而鐫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吳孫氏
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爲疑
彼益不知當時不具翻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
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看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
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
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
非也吾聞古人胥係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
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
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
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
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朝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

祕書省中錄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
夫平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
堂法與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
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
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欽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
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元明觀於
淨因臻道人所黃庭堅題

跋自書所爲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閒遠自然有富貴氣
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
因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
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
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
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

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崇豈若馬通薪使
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
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聞命
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
擊強亦以其善善良奪長吏之柄邪將不問皁白
姑以其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
偷一切以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爲能使
民作鄒魯邪夫割者歲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
見全牛者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礪公素困頓
於衆言之風波旣白首矣必知藏器自愛彼節者
有間安用斫大觚以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二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
不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

予所就舍喧寂齋雖上兩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憤人以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不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爲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世欲數百千字皆能書其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

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蚌痛者從傍論疋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克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顧所畜鶴皆卵出凡鳥不可鞭策夢想芝田赤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克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朱公倚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畧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克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克道臥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鄙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爲可況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非虜息其豺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

矣

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甌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子常欲摹刻於黻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礮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灑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黻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爲者也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甌無米炊時嘗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

飢寒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謀之熟矣會子登進士第遂不得爲之子老在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爲笑因自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爲功以娛老爲業欣然會予宿心故爲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用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治疾良他日陰功隱德當築高門以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荊州訪族伯父晦甫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貧賣藥皆合余說故書遺之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苛養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飢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題牧護歌後

蘇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聞賽神者夜歌乃云聽說儂家牧護末云莫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語乃知蘇侯嘉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

費昉召云云至終章佛肸召云云至終章學士大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快也良由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

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話後

故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逍遙大師問政先生新安黃師道宗微少則事道士于方外發迹游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徵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語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語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溫徐溫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昇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

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
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管張奐爲安定屬部督諸
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
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羌豪不復起蓋羌夷性貪吏
清則以爲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蕃夷數叛耳
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功賞者心死
矣何良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
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慧權畧落落可稱
道者兩漢以來益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
明拔用全蜀之士畧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
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足怪唐承
晉宋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爲能事比前世爲甚
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
山震輝中州蔚爲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

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斗絕入蠻夷中頗
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
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
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
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
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
院將以驚動里中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
自我發之子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
字蓋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
學務實求是置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經禪則
風俗以道術爲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
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有
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爲左藏庫副使東
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爲陣
亡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
子皆善篆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廣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三歎蓋普通中事不自慈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復爲輯之智輿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苕故曩時與宣州院公壽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今見

相見景道頎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溫故之餘忠信孝友之說景道喜觀字畫乎則亦尋繹此文於行已係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在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執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省食罷胸中悞

幅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堯煤賢君散卓遂竟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鄖奇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他人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合墨圓健悉又祖不得獨貴鄖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

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爲有輪扁斲輪之妙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如庖丁發矟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工輒有拙也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

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違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造夜闌馬嘶車鐸鳴琴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醴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感料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

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黻元章在揚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

禰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今班班能誦之邇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間輒使酒媢罵以是俗子多謗譏清老自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螺磯

螺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面螺懶以隱處者也今螺磯有老螺寺僧能得其嗜欲客宿者輒爲螺所啗

書草許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勝躁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趣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画像挂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窓瓦墩筆研硃

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欲作虛窓與室余爲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窗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後嘗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爲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

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子旣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檄檄則遠矣世論以爲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

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他日湖中石百怪竝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紺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嶽峯雲雨之上諸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鬻甌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緣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山谷題跋卷之一終

山谷題跋卷之二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育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樂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楞子厚詩

予文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

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繡繖成章耶故手
書椰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
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
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
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
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
作桃萊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
道風俗而不俚追古咎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
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咎東坡嘗聞余詠弟一篇
歎曰此本軼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
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即
琅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鰈鱗魚水有盈縮與
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今季海
詩云孤岫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窗中列
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恢
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卽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
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
雅云夏爲長羸長羸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羸
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麀鹿絕有力故有
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囊來切三足豨也今於來
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豨耳然魏晉人
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
大壯之壯壯牝壯之壯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書
爾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
字之根源如古人橋橋直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功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為問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令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為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翁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為成都兩右荀也

右或作石

跋東坡樂府

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驚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一可以為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從二十有七年榜侯為州政優民和

乃簞故刻而乞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竝傳柁侯則以書謁乘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人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耶柁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椎鋒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柁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柁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爲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管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忠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彫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鬚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義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揚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爲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魯壯輿之先君子道原明習

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富於春秋筆
端已有史氏風氣他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咎
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
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
餽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
顯今使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
典籀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著是去非則十國之事
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
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攜此澄心堂紙問
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爲寫比來戲效
諸生作數詩余爲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紙寫
賦嘗竊笑以爲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在豈免
一笑耶

跋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蓉盛開使雞伏鶩
鴛卵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
道遜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飯養千
百間漢爲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
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如安禪師心無
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間弄筆墨爲太和釋智
興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
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
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
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
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
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
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美之耳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

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茲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千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歌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暮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龜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小舟遽兀又箱篋中尋紙不得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實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圍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阜樞驚蹇十百爲羣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集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

期壽百歲然必不躒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苦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畧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跋所寫答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與

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己者治經行已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答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錄往或詣潘洪諸友讀之往時曾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答詩贈德延不審常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錄云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潞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

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箠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閣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他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

書少耳如梓州生陳子昂之文章趙蕤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

離聲

丁丑年十月

胡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懷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爲報大陽十載之恩又似孤負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乞書此篇

欲刻諸石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興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詩讀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蚬蛆甘帶鴟鴞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益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而厭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

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于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詩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益寬饒以是忿慍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沈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清老益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竝以撓厥真

子美之子病闕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到母餓寒

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殺光豔

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

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憤軋軋胸奇陳叔才

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故辛

子美雌火相丑刮鑿遜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脫

凡鱗子美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益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畧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

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疊疊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驩喜予與晁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嘗聞蜀人有魯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嘗方士袁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

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閩中爲族姓其散漫於西蜀者皆以閩中爲祖今試問鮮氏所自而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子後去子而爲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

人正心誠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足傳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爲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草蒐獵去半而別爲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山谷題跋卷之三

題投書圖後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投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

一琴二嬾几三檮熙一酒榼果欄十五一人坐胡

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

人其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

所營口太上御名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

侍者著鞞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

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

其一抱膝坐酒斝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檮頤其

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嬾几左

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亂天下奇筆也

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

榮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

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荊州泊舟

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爲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渡水羅漢畫

右摹寫唐人畫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及濟者涉深水者老憊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臨流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臥者頗極其情狀明窗淨几散髮解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無真假往在都時馮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勦業繚素也題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爲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當世不悅爲余題破渠好畫余曰顧畫何如豈因譽而完因毀而破也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絕其山川草木羽毛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碁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七才子畫

脣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余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像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怪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晁大夫號爲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

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趙公佑畫

黔川呂太淵藏此畫以爲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辦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功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哉

題摹鎖諫圖

陳元達千載人也惜乎初業作畫者胸中無千載韻耳吾友馬中玉云鎖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也以余考之中玉英鑒也使元達作此背鼻豈能死諫不悔哉然畫筆亦入人品不易得也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

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題明皇眞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摹取關中舊畫人物相配合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沈痾也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

題洪駒父家江千秋老圖

此軸不必問畫手之工拙聞之廓然見漁父家風使人已在塵埃之外矣因知金華俞秀老一篇政在阿堵中因書其左

書文湖州山水後

吳君惠示文湖州晚霽橫卷觀之歎息彌日蕭灑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關同東坡先生稱與可下筆能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見耶此畫初入手心欲畱玩數月乃歸之會予遠竄宜州亟遣光山之僕自此往來余夢寐中耳

跋東坡論畫

子瞻論畫語甚妙比聞一僧藏蘇翰林十數帖因病目盡爲綠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故以予家兩古印欵紙斷處

陸平原之圖形於影未盡捧心之妍察火於灰不觀燎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炤壁語託類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於物雖近猶疎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畧而修短可量臨淵掇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如語密而意疎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爲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

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
川觀競渡處耳予嘗見吳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
作舞而大波旬醞籍徐行喜氣滿於眉宇之間此
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跋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
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
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
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
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
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
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
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子推也辟舍變服令
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
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
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

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
晏退焦唇乾噉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
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庭堅曰晉文公
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
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
有謂者耶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
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
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
巾衣婦媿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
林過八功德水道遙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
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輿漫浪圖

子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以博爲美而
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 未見古人如將不得

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漫

題李伯時憩寂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題李伯時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題李漢舉墨竹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斲試以此示無咎

題文湖州竹上鸚鵡

建中靖國元年發篋暴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姪黃斌老所惠與可竹上鸚鵡此所謂功刮造化窟者也

文湖州竹上鸚鵡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一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鸚鵡

風枝調調鸚鵡脩脩遷枝未安何有於巢崔生丹墨盜造物機後有識者恨不同時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蚤世蠢蠢尚謂短人氣

跋畫山水圖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慨然古之得道者以爲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會當

摩塗雙井巖間苔石告以此意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貲招南山亡命畫策授奴客降知名賊四輩勒兵七萬與秦王會渭水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墨想見清渭炤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爲動色時也

跋仁上座橋洲圖

會稽仁上座作橋洲圖余方自塵埃中來觀此已有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草木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同李成水石瘦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爲畢其能事

題蕭規龍

此豈曹不興池上所見真龍者耶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竇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優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題燕文貴山水

風雨圖本出於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筆亦自難得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遠鳧鴨閒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噉獠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業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鯁之流仰波而上游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爲天下壯觀也

書士星畫

國初有賣藥叟高益涿州人因緣南衙事太宗作

搜山圖極工遂待詔翰林中畫相國寺行廊及崇夏寺殿壁是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闕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做高益舊本畫四廊佛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宮道館多文進筆號爲兼備曹吳采墨是名小高待詔今爲翰林畫工之宗此畫多蜀人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醉李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卽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提中不貪不妒愛喫酒子倒街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酌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調麝煤作花果株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壺太多是其小疵

往時宗室或以隸篆知名今大年兄弟精於小筆

疊疊似諸李矣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覺筆意柔嫩蓋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聲色裘馬使胸中有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與可矣

大年兒戲所謂書窗沅壁不能噴者也今其得意遂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閒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爾

大年往時畜善舞錢娃於其家而不沈於盃盎管絃戲弄翰墨亦是不爲富貴所埋沒者耶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不敢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

山谷題跋卷之四

題太宗皇帝御書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

跋蘭亭

王右軍褻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益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承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又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畧無

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孔子不能無一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卽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暮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榜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書右軍帖後

曹蜍李志董書字政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所謂敗壁片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

書右軍文賦後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題瘞鶴銘後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邪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真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題樂毅論後

余嘗戲爲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子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非得不得之妙未易工也

題東方朔畫贊後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遺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如佛頂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題洛神賦後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

筆力亦可及此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爲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畧相宜爾

蔡琰胡茄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岑出師頌數字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啟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疑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草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書舉止羞澀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僭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僭書畫不可弃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薦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聞駙馬都尉李公炤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恨不見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著數人

衛中令闕音敬帖近世草書不復敢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益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爲獻之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

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送委篤又加瘳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羸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濫次呵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癰不卽潰藥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楞子厚論騶冠子可知也○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

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滯古方小無此疾名膠東初虞世和父云滯讀爲滯滯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者也此卷中尤作妙墨右軍父子真行畧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書爲標準觀予此言乃知遠近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

乃得之

題釋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黃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刑富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畧無愧也

錢尚父書號稱當代入神品比高宗翰墨其中尚容十許人耳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草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爲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群言之長也

王令翰墨了無俗氣平原塵土中夜開此書如摩深登高脫弃羲絡魚鳥皆得人意妙處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

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入此翰墨妙絕無品者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榻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畧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爲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髮髯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宋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儻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字畫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

味耳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
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
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
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
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追張
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
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
手云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
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鴈行耳懷素草草年乃
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葢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
代草書之冠見也

書遺教經後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
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
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項見京口斷
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
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爲右軍書
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
得瘞鶴銘髮髯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
四五間

跋佛頂呪

佛頂呪筆畫似鄭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
書自縛規矩不能畧見筆妙止是經生絕蕪爾觀
書者當用此意求之

跋續法帖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
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
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

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彭輩任其責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題榮咨道家廟堂碑

今世有好書癖者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榮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剡去大周字時墨本字猶有鋒鏗但墨紙有少腐敗處耳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道固知名下無虛士也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卽此碑舊刻其中缺字亦畧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

京奉相王教勅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鑄字又卷尾咎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姊處得龍兄來認今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畱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刊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畱淨土院書

題虞永興道場碑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耄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于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題徐浩碑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爲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爲非是

題楊凝式詩碑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予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歎其妙

題楊凝式書

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落地之

命矣卽下筆却到烏絲欄

跋張長史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雍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察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易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卜遂掌樞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琴乃能留意翰墨耶

跋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絕塵處以意想作之殊不能得其髣髴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題顏魯公帖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
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
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
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
後楊少師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
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余嘗評魯公書體制百變無不可人真行草書
隸皆得右軍父子筆勢歐陽文忠公集古銘頗以
別書自喜自非精鑒豈易辯真贗哉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
未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
後云家君授以張顛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
耳

書徐浩題經後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
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
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

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
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
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
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矐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
誠然哉季海算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
所謂盧蒲婁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
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
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典嗣千字文皆著書墨
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跋程公異所藏石刻

石跋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
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
云爾

瘞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字可與之爭長今亡之矣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刊缺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稍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敕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敕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

非右軍比來攷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邵伯瑒謝安石廟中題碑傷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爲佞柔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爲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魯公寒食問行期爲病妻乞鹿脯舉家食粥數月從李大夫乞米此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迫切而有禮意與郭靈運書送劉太冲序余未之見也顏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

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武隨時用一人筆法

耳

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怪逸可喜自成一
家然號爲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來稍悟
作草故知非張公書後有人到余悟處乃當信耳
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履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
筆墨遂妄作狂蹶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委性
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真
跡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間隔簾聽琵琶之比也
柳公權謝紫綵鞞鞋帖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
誠得古人用筆意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巧太
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
版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
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
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
有餘而不甚駁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

別也此本可當舊版價之半耳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
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糝雜兵家語作此言
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絕椰子
厚一搯擊也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履作以膏其婦翁諸蘇
果不能別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
文章翫傲而得韓退之詩道敝而得杜子美篆籀
如畫而得李陽冰皆千載人也陳雷王壽卿得陽
冰筆意非章友直陳晞卑仲荀文勛所能管攝也
程公異所藏古石刻甚富然有數種妙墨獨未入
篋中何邪魯公東西林題名宋開府神道永州磨
崖諸奇書楊少師洛中十一碑懷素自敘草書千
餘字當集爲一他日可爲跋尾禪家云法不孤起
仗境方生懸想而書不得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筆
三四分耳

跋王立之諸家書

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又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泉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爲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爲第一

余曩時至洛師遍觀僧壁間楊少師書無一字不造微入妙此書蓋當與吳生畫爲浴中二絕也見顏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楊少師書然後知徐沈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蓋能不以己域進退者寡矣

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楞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髮鬢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

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

龍眼道人於市人處得全銅戟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跋洪駒父諸家書

唐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人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臯得千里馬於沙丘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牡而驪者也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跋武德帖

武德中省曹符移字畫猶有鍾元常筆法蓋承周隋之氣習全學元常爾如近世宋宣獻公書號爲近古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山谷題跋卷之五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憎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麈書過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侷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譎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寂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贊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

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益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今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

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髮髯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子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園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

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益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此所謂蚬蚌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圖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爲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

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贊俗子喜妄識評故具之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穉恭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剝譏嗤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攜來也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傅師幾於埽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髮髯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

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軾啓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閱味再三悲喜兼懷知德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但寫得墓蓋大小兩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頽吾將安仰實同此歎庭堅書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盧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跋東坡論筆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爲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東核筆必嗤諛以爲今人但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鉤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編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書摹榻東坡書後

此書摹榻出於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藏書務多而不精別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彥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彥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吝道費千金聚天下奇書家雖有國色之姝

然好色不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在精而不狂博也

跋僞作東坡書簡

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僞作蓋依翁精葺山芋帖爲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履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真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

跋爲王聖子作字

老夫病眼肯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予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書繪卷後

少年以此繪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爾然未必能別功格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爲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旣以遺荊州李翹叟旣而亡其本復從翹叟借來未贖本輒爲役夫田清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余株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盜昏李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昌州使君景道宗室之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爲兒童嬉戲今頽然在朝班息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媚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爲天下第 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慳無勁氣今乃捨子瞻而學余未知爲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爲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遺此不別作記

跋與徐德脩草書後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子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湔被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爲人書德脩來乞草書至十數請而無倦色愠語今日試爲之亦自未滿意也德脩持此紙來乞書又爲予作墨汁予以燭

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高麗墨三九皆六年隨貢使精品也德脩耽翫筆墨甚於嗜欲其爲求予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歎屈到之芟點也之羊棗何異哉德脩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作草後

舊爲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余謫黔南道出尉氏廣道持以相訪茫然似不出余手梵志所謂吾猶咎人作咎人者邪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自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

益用筆不知會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
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

題萬松亭

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涪翁爲篆其榜今聞
增葺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榜并作伽陀六
言寄刻山間石上天柱峯無比肩鬱鬱高松滿川
萬身蒼髯老禪剎心忘義忘年說法會無間歌松
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覓
向上關根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
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脚稍天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
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
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
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
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

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學者言
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
定青黃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
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
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
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
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
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爲
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
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
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
舊石刻摹入木版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
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

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共城張載熙名家子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余書但見碑版以予喜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軸來乞行草會予遷入空州城中土木之功紛然作於前不能有佳思桂州人日日求去窗間屏事書此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穉子畫沙上書耳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偪塞因學書盡此卷覺沉澆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真知言哉一日飲屠蘇頗有書與案上有墨瀉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者觀之在手不枉筆哉

跋舊書詩卷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甲午觀此詩卷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亦自喜中年來書字稍進爾屋家言

六十二不死當壽八十餘審如此真當以善書名四海

先生乙酉生乙酉歲終

論黔州時字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餘醪回燭下試宣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蠶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革同功矣

跋湘帖羣公書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刺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

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跋五宰相書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非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各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繇令置牀臥而借縣印問其上中夜有聲硃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不祥況五宰相書耶潘侯謹藏之而已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隍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間斑斑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

前翰林侍書

一作書藝

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

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策算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畧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谿寢堂待飯不至飢時書版殊無筆力

跋舅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

體皆自到也

跋周子發帖

王著臨蘭亭敘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棲也

跋唐林夫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爲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爲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題王荆公書後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遼坡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三伯祖寶之書

檀敦禮攜此書來云是蔡君謨書觀其筆意非君謨也考其官論其世非君謨也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勁疑是三伯祖寶之書所謂江南黃茂先江北段少連者也君謨未常仕王府而寶之常作宮邸教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壘腫乃以筆力豪

壯爲主范中濟中潛書蓋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豈不信矣哉

跋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毒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伸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晉卿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爲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

北面爾自爲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撫然矐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臚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爲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爲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

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逢本分鉗鎚
雜碎

跋淡墨碑銘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
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
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做不知前
輩書初亦有鋒鏘此不傳之妙也

山谷題跋卷之六

題傳神

道是魯直也得道不是魯直也得道似魯直也得
道不似魯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早白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
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
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
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
王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
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
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
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
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
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古人志士吾不
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爲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种大諫墨蹟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蹟猶可想其風度況筆精墨妙耶

跋顏魯公壁間題

余觀顏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

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祿山縱火獵九州文武成禽魯公以平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矣汝蔡之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觀其言豈全軀係妻子者哉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要與曹李爭長邪

跋高獲敬公傳

余嘗怪蔚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蓋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睦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江記注墨迹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鄰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強於學蓋前人之風聲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江氏當實傳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絕塵之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畱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竊怪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此處及來荊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爲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

界首迎候乃渙然不疑亦知朱公於舊僚之意甚篤也

跋朱侍郎奏藁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故曹公云老大勤學唯吾與盛孝章爾老不倦學誠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沒於酒杯歌舞之中不省家事况憂國乎

盛孝章當作袁伯業

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攘臂於稠人廣衆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蓋棺每見其遺墨令人實涕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荊州孫惇夫以幕客攝領涪州郡中肅然徐察之

事事修舉他日正官未必能爾也爲畱兩日恨識之晚以卷軸求書一旦爲書三軸此一卷起士腦灘下至鄧都而畢余舊作薦士詩云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亦并寄於此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河南馮才叔雖與無一日之雅而往作象邵太守而予之同祖蕭氏妹爲其夫棄之象而薄游湖湘江淮逾年不歸并蕭之所生母餓於象女弟刺繡履袜以養其姑久之兄弟奔竄不能來顧省之崇寧之元乃自象州取而歸云非得馮太守則爲嶺表之餒魂矣故予雖未識才叔已心許之爲急難之友矣才叔以此紙來乞書因爲書太白天姥吟豪壯之語遺之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

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子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彷彿見其忠厚之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爲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收和執中公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論熙寧元祐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云爲者使人聽之實一二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吾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膽于牛櫛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嘗患才難有之又

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王荆公樓簡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算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壘壘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旣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卽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蜚蝗糞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護國院與余洪範問來候公出此卷戲題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篤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歎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爲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爲友善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強學不已未易量也略

跋黃侍禁墓銘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自將而直天禧之詔下科進士皆補三班借職蓋與石曼卿同升也雖仕宦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徼外蠻夷咸改過可知其不錄錄矣至於與伯父晦甫論遷番禺城非是而名震于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耆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且託庇焉萬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嘗不痛惜也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閼頽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爲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子自贊曰能因濯余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爲子書匹紙子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余因爲落筆不倦是日子子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跋僧齊已詩

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瀉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牽情於詩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絕句高勝翰墨亦可愛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箠食瓢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

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
民憫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囟囟不得盡
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
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爲贈長源若行登
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
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學必
將升其堂而嚙其戲者也長倩之參軍事於黔中
也會余以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聲
欬其側者也然公庭以簿書會爲見功林下以草
木蒙密爲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
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
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瞻曩所作賦
以贈別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爲作使之合
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
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遂濟
登茲茂叔有子益豫章生七年便知其有棟梁用
耳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梁左補闕宗殆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
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
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誓言
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詞意高潔時多傳寫
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
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爲叢林雜學
者之戒故爲書之

寫蔡明遠帖與李珍跋尾

戎州舊吏李珍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

婆娑風月不甚出圭角於羣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珍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及余蒙恩東歸珍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余行橐下荊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畱荆渚珍告余而西珍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公明遠帖與之

跋元祐間與三姪太君帖 李布公達之妻

庭堅幼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不得盡哀於銘旌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人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繫口庭堅題

題舅氏李公擇墓柱

元祐六年十二月壬申甥黃大臨來祭墓下厥甲戌庭堅叔達乃克來哭嗚呼清明豈弟友安鄉黨正色立朝諄篤不忘而陸沈如此嗚呼誰其似之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已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書梵志翻著韜詩

梵志翻著韜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筭茅容李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著韜法也今人以珍解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母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李偉之罪人也

題刀鐻民傳後

陳畱江端禮季共曰陳畱市上有刀鐻民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八歲矣日以刀鐻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

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為有道者也

書贈晁師

老晁相識三十年竊意已落鑊湯中輸他牛頭阿
芻余南遷道出葉縣繫馬廣教寺中見晁如平生
問渠何術自濟乃能如此晁笑曰吾飲酒時十方
世界皆同一味吾啗眾生時皆令人無餘涅槃而
滅度之闕老子不管你口辯

山谷題跋卷之七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王右軍蘭亭草號為最得意書宋齊間以藏祕府
士大夫間不聞稱道者豈未經大盜兵火時益有
墨跡在蘭亭右者及梁州之間焚蕩千不存一永
師晚出此書諸儒皆推為真行之祖所以唐太宗
必欲得之其後公私相盜至於發塚今遂亡之書
家得定武本蓋髮髯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極
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
不剝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
處不必實已有而非彼也

論書

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
繩尺四復髮髯學子瞻書但臥
筆取妍至四楊方駕則未之見
也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

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
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又學書端正則窘
於法度側筆取妍往往工左尚病右正書如右軍
霜寒表大令乞解臺職狀張長史郎官廳壁記皆
不爲法度病其風神至於行書則王氏父子隨肥
瘠皆有佳處不復可置議論近世惟顏魯公楊少
師特爲絕倫甚妙於用筆不好處亦斌媚大抵更
無一點一畫俗氣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氣
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適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
法及端勁似其爲人

林和靜詩句上然

一作自然

沉澹其字畫尤工遺墨尚

當寶藏何況筆法如此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
處尤妙

論詩

謝康樂度義城之於詩鑑鍾之功不遺力也然陶
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

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雜書

潘谷驗墨摸索便知精麤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
極澆研幾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
人材風鑒至於反炤便如漆墨亦潘谷之流耳

老杜云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
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黃
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
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
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

類芋魁

本在前諸下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
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謂蓋
用右軍帖云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

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于瞻遠甚子瞻昨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皆有祖父氣骨近見安師文有祭濠州刺史伯父文學其妙處所謂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也

書十棕心扇因自評之

管于大夫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

李東字大朴

皆學暢

整遺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爾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陳馬爲痛快以插花舞女爲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朴與之藻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駢筆成字都不爲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疎不下頓覺駢筆成字都不

由筆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及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評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蕪湖縣後經行於吉祥寺魯直題

筆說

韓退之叙述管城子毛穎及會稽褚先生絳人陳玄弘農陶泓皆以其有功於翰墨者也然研得一可以了一生墨得一可以了一歲紙則麻楮藤竹其地產所宜皆有良工唯筆工最難其擇毫如

郭泰之論士其頓心著副如輪扁之斲輪拙者得之功括同科巧者得之如臂使指也宣城諸葛言近世妙工喜立其名常冠一世非手所自作者未嘗名已以售人此與市工中既得筆名以三兩錢買人筆頭以取利者何啻千萬也張通既作筆有聲故書戒之

試張耕老羊毛筆

老抵拔穎霜竹斬榦雙鈞虛指八法回腕張子束筆無心爲樸雞著金距鹿[■]千角

子弟誠

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研如改過遷善敗筆沈墨瘰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惟弟惟子臨溪戰戰

書生以扇乞書

治心欲不欺而安靜治身欲不汗而方正擇師而行其言如聞父母之命擇勝已者友而聞其切磋

琢磨有兄之愛有弟之敬不能悅親則無本不求益友則無樂常傲狠則無救多睡眠則無覺士而有此四物又焉用學

送徐德郊

徐德郊從予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居鄉鄰父兄愛之子弟安之其任一作於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臭味不遠故相從也密焉今得官於淮南訪別於雙井千數年來病眩不能作詩因書近所爲賦以贈別在官者各有職典民有親疎然大要簡靜平易則足以使民移使民者以事上夫何遠之有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德郊可因公事攜此文請之崔知德郊自雙井來當掃逕相迎它日有疑事不能決第訪之元祐八年十月癸丑黃某書

書王觀復樂府

觀復樂府長短句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

鮮矣然須熟讀元獻景文筆墨使語意渾厚乃盡之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熱人舟中敖兀無以爲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

題千瞻與王宣義書後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并金懸隣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慶源初名群字子舉後改名淮奇又易今字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

書花卿歌後

杜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爲余言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云涪翁題

書江西道院賦後

此賦往在江南所作來黔戎之間已五年不復記憶會夔州李元中自內地來得高安石本故復得之王周彥求作大字遂書此賦有民社者觀之或有補萬分之一耳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題錄清和尚書後與王周彥

太平具正法眼儒術兼茂年將五十乃得友與之居二年渾金璞玉人也久之待以師友之禮士大夫知爲己之學者觀此書思過半矣周彥方欲自振於古人之列故手鈔遺之它日蔚然在顏冉之林當推斯文有一字之益某書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渙然頓解者僧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與不求之耳僧肇云內有獨鑿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炤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炤功此聖人所不能同用也內雖炤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然則聖人所不能異於也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毘截鶴夷岳盈寔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說諸法異儒者罕觀此書故聊出古人謂一嚮可知鼎味者也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東川孝子耳目聰明能化五金八石於針砭用草木以治人疾時有出人意表處自以不得稽古之方諸兒又皆占工技以爲食有小孫性若可教欲使爲諸生求于言丁寧之有性智者觀寒山之詩

亦不暇寢飯矣年月日戎州城南僦舍中試嘉陽嚴永獺毛筆

書草老杜詩後與黃斌老

子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科藪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年老懶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願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強作態度耳

昔子瞻寫詩卷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脚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書簡公画像贊後

簡公僧臘六十五以佛法度爲一姓者若干若孫若曾孫亾慮二十人萬里走惠州求東坡銘簡之塔歸而走戎州求山谷贊簡之画像者法舟也其

走惠州也昌蛟蠹虎豹蟲蛇之險而不悔其走戎州也於余無一日之雅又不求左右於先容舟之於簡可謂能曾孫矣簡雖賢白曾孫而赫赫簡與舟俱不朽矣元符二年壬戌楚道城南僦舍中書李致堯乞書書卷後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如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樓中乃可再得耳

書意與筆皆非人間軌轍所謂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百裂者也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栖輩見當羞死

元符三年二月己酉夜沐浴罷連引數杯爲成都李致堯作行草耳熱眼花忽然龍蛇入筆學書四十年今名所謂鼇山悟道書也

題劉君墓誌銘後

未盡事親之心曲成季弟之業有見義之勇退避長者之名若劉君者可以爲縣鄉三老沒而可配食鄉社者也子夏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非斯人歟今學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稱於一國一州退而察其私或鄉黨自愛者有所不爲也彼聞劉君之風得無少愧乎君人楊皓明叔與余論及劉君之行不容口明叔不妄人也故余道劉君之事不疑劉君名克

書張仲謀詩集後

仲謀與余同在葉縣皆年少然仲謀當官清慎已有老成之風相樂如弟兄也此時仲謀刻意學作詩去葉縣後三十年間隨祿東西或不相見數歲然每相見仲謀詩句必進今竄逐蠻夷中而仲謀來守施州所謂鼃鼃同遊蓬壺柱宇而兄弟親戚警欬共側者也又寄平生詩使余評之余觀仲謀之詩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作

語多而知不瑀爲工事久而知世間無巧以此自成一家可傳也

書張芝叟書後

張芝叟學古法帖用筆如快劍砍陣之和氣或身往而腰體不隨蓋用功少不盡古人筆意耳芝叟若見此說當且罵且笑亦不能逃確論也

題石侯奉金神像

道家所言大白真官儒者謂之尊收管號公夢在廟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召太史囑占之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管吳生畫鬼神皆髮髯傳記兼能萬物之性是以落筆而妙天下自孫知微父子丘文播甥舅石格鄧隱皆祖宗之是以能超俗而名家今乃作金神之像如此余之不知其說也雖然蓋無形應物成象所謂無形者非無形也無常形也然則應物而神唯識而已自求多福自種自收我心則神也涪翁題

題王右軍書蹟後

右軍月半帖褚愛州所論序也橋帖余篋在都見數家有此墨本或肥或瘦真偽不可知要皆有數筆佳可愛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橋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取諸此

巴峽士大夫舊無書種多不善書南賓太守王聖涂有此墨蹟摹刻州學中它日後追有能書者當推此書爲種

跋杜牧之冬盈日寄阿宏詩

矧人史彥柏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爲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救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爲之書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涪翁書

跋韓退之聯句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
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
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暮耳

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屈身以約玩好絕於耳
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一作姬妾門多長者立

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
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
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
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
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
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

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富鄭公與潞公書

富鄭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
猶有凜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
也

跋韓魏公與潞公書

韓魏公忠純樸厚任當直前以身當宗社存亡有
萬死不顧一生之心古之所謂社稷之臣魏公近
之也

跋韓康公與潞公書

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凜然有不可犯之色
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為人

書蘇相國書後

蘇相國多見博聞能道古人朝廷典故劇談衆史
使坐客忘歸及其為相國時記問猶不衰也

論子瞻書體

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論寫字法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濶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凝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墊感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已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與日當成一家之法焉

七二郎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要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為先務也

論鹿性

胡居士云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恆食九物餘則不嘗羣處必依山岡產歸下澤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是故能制毒散諸藥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蔥鹿藥白蒿水并甘草齊頭蒿山耳薺芘

觀曾公卷墨篋

公卷收廷邦承晏文用墨七種輕乾黝黑入研無聲此固李氏家風銑澤如新未之見也者與都人鬪百草當羸百萬廷邦一作庭珪

題公卷小屏

蕙之九琴不如蘭之一花華光作蕙而不作蘭當以其寂寞故耳

題公卷花光橫卷

高明淡遠然後見山見水此蓋關潼荆浩能事花

光懶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書韋溪道諸帖

范文正公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論文正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予考之誠然但骨氣勁而少肉耳

觀晏元獻所作制草知先朝愛惜財用如此所以垂衣拱手無所作爲天下晏然者乎

往未識晁无咎時見所作安南罪言矢辯縱橫跋遮曲典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章學問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相見耳聞吾友廖明略頗譏評无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女好無定姿悅且卽爲妹是非特未定也

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奇麗行草下筆縱橫皆得意最初予評其書以謂絕倫而東萊王聖美獨不喜予此論以謂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

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畫情莫歸筆力且衰竭于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豪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画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爲師也

此予元祐末書差可觀者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湖灘水而作字乃爾蓋至鈔之關鈕不透入字中耶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肩今日觀之祇汗顏耳蓋往時全不知用筆遇佳筆時或能工耳楊少師書有顏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爲國家守河北之氣作歐虞褚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當北面矣

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益率意道事實耳崇寧元年閏六月湖陰堂觀舊

書卷殊不成事因別書此敕勒歌

此一軸字都無筆意可覆醬瓿耳至元祐末所作書帖差可觀然用筆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歸後書少近古人耳

書東坡寫溫飛卿湖陰曲後

溫飛卿所作湖陰曲反覆觀之久乃可解大意以謂宗廟社稷之靈特未許庸夫干紀耳飛卿蓋言時事邪

士大夫食時五觀

古者君子有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尊組則忘之矣故約釋氏法作士君子食時五觀云

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

此食懇殖收穫春磴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多何況屠割生靈為已滋味一人之食十人作勞家居則食父祖心力所營雖是已財亦承餘慶

仕宦則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

二村已德行全缺應僕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終於立身全此三者則應受此僕缺則當知愧恥不敢盡味

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

治心養性先防三過美食則貪惡食則噎終日食而不知食之所從來則癡君子食無求飽離此過也

四正事良藥為療形苦

五穀五疏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著常如服藥

五為成道業故受此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先結款狀然後受食彼君子今不素餐今此之謂也
山谷老人曰禮所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食而作

觀教之本也大槩今之士大夫誦先王之法言則一人也起居飲食則一人也故設教不得不如是君子有九思終身之思也食時作五觀終身之思也日一日如是行之念念在仁智則夫二人者合而爲一矣

山谷題跋卷之八

書姚君玉誠軒記後

元祐初熒道廖成史病幾不濟夢或告之曰鑿王子且來起汝覺而姚君玉在門遂用姚君之方得無恙後三年涪翁訊其夢曰岐伯雷公秦越人淳于意皆世之鑿王也今神目姚君以爲醫王子蓋言其方有所師承云聞姚氏父子經方授之於成都藍璿謂老藍者也夫璿能使人愛信其人決非偶然王定國以罪竄後數月君玉磐石刻此記其人蓋可與同憂患更盛衰者元符八月己卯涪翁書

書贈日者柳彥輔

柳彥輔是耆卿之孫決王公貴人生死禍福嘗面道鄆州劉相國斬春之禍未已必且播遷嶺表已而皆然爲余言二三貴人事在一歲間亦難言哉又許余官職云云大體見於六十二故書遺之丙

戊年當一笑也崇寧元年閏六月甲戌脩水黃某書

書贈花光仁老

比過鷲山會芝公書記還自嶺表出師所畫梅花一枝想見高嶺乃知大般若手能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諸有情於此薦得則一枝一葉一點一畫皆是老和尚鼻孔也

余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時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此月末間得之佳也某有梅花一詩東坡居士爲和王荆公書之於扇却待手寫一本奉酬也

九月九日書贈初和甫

往時曹子亘贈鍾元常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竝應俗嘉其名故以饗燕高會是月也律中無射言草木彫落無有射餘于時黃花紛然獨秀非夫舍乾坤之中和體芬芳之

淑氣安能致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爲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

高人和甫節行甚美其厭世俗如驚弦之鴈見

機之鷗余故樂以古人之風贈之如子亘元常所

以立名於世吾極不解獨喜其知九日黃花可貴

耳先生書此贈初和甫當時無詩今集中有和初公靈泉三章敘說官河外相與友善之意甚詳

刻先大夫詩跋

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

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幾絕故刻諸星

于灣以俟來哲某記右有石刻

書送李愿歸盤谷序遺吳周才

眉山吳周才季成智術能籠羣狙以朝三暮四用

人人莫能得其要領其居輒能長雄其等夷初欲

以鐵冶致萬金乃去而以詩書發身旣而治功且

敗且成如是二十餘年炤鏡見白髮則自歎曰吾

其訖於此乎因刻意教其子不愛金錢聚書聘士

與其子居築金箱浩之盤中爲屋百楹將老焉健爲之俗謂江之漢水爲浩季成之所卜築在山阿江船之上下金箱者見其垣表不見其屋鱗鱗也因書盤谷之歌遺之季成之老於金箱其子力以詩書顯乎皆觀是篇可以得意山谷老人書

右有石刻

跋韓退之送窮文

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

題東坡大字

東坡嘗自評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觀之誠然然大字多得顏魯公東方先生畫贊筆意雖時有遺

筆不工處要是無秋毫流俗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天下雪而大寒呼酒解指拳乃能書此山谷老人題

題唐本蘭亭

紹聖元年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墨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

題魏鄭公砥柱銘後

余平生喜觀正觀政要見魏鄭公之事太宗有愛君之仁有責難之義其智足以經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觀砥柱銘時爲好學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謂我但見其嫵媚者也吾友楊明叔知經術能詩喜屬文爲吏幹公家如已事持身潔清不以憂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鄭公之事業者也故書此銘遺之

置砥柱於座旁亦自有味劉禹錫云世道劇頽波
我心如砥柱夫隨波上下若水中之鳧旣不可以
爲人師表又不可以爲人臣作則砥柱之文枉旁
并得兩師焉雖然持砥柱之節以事人上官之所
不悅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節
哉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庚寅繫船王市山谷老人
燭下書瀘州史子山請鑿諸石 右有石刻

書樂天忠州詩遺王聖徒

營丘王聖徒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
擿吏姦如痾僕之承蜩故不幾時郡中無一事頗
以樽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舞醉其餘予故
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予欲粲然於其間
而不得也紹聖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涪翁書

題東坡水石

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
車出門合轍

題作菴

木龍者數百年世黃葛冠巖穴穿矯虔詰屈久伏
而發若有神物巖東北有荔枝初亦不實宗德旣
作菴鬱鬱若受瀾祓元符之元冬十一日

題太學試院

元祐三年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
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奏號進士五百人宗室二
人子瞻莘老經父知舉熙叔元輿彥衡魯直子明
參詳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李明畧無咎堯文元
忠遐叔子發君時天啟志完黠檢試卷是日侍御
史日晏不來爲子發書

題固陵寺壁

天水張茂先世家南昌黃其魯直弟叔向嗣直建
中靖國三年丁卯同來時左綿道人息順開法席
於此山道俗歸心荆棘草萊化爲金碧時新雨晚
晴同登鍾閣觀白鹽之崇峒想少陵之風流歎大

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題胡氏所憩亭壁

山谷老人稅駕而飯嘉作亭之意爲書此牘崇寧之元五月之吉實乙卯黃某云

題西林寺壁

黃某弟叔豹嫉柄子相及朱章劉義仲李彭同來瞻承禪師素像觀碑陰顏魯公題字愛碧甃流泉凌厲暑氣徘徊不能去崇寧元年五月癸亥

題太平觀壁

黃某自江西來會王宰朱章道士湯居善周虛已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曉發東林 右有石刻

書自草李潮八分歌後

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余將至青衣吾宗子舟求余作草撥忙作此殊不工古人云窗肉不暇草端不虛語時涪翁年五十六矣 右有真蹟

跋章草千字文

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跋歐陽率更書

歐陽率更鄱陽帖用筆妙於起倒林夫臨摹殊不失真亦翰墨中異人也繫舟磬口蕭散於寒溪西山之上攜此書往來研味彷彿見古人同觀者潘邠老仲達李文舉陳元矩何斯舉

跋繆篆後

同光二年李元輔書

繆篆讀如綢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李元輔不甚知名蓋翰林書苑之流今日藏之亦足以廣聞見備討尋不可廢也

跋劉敞侍讀帖

劉侍讀君敞文忠公門人也而此帖云文忠公文字畔經術背聖人意流俗亦多信然曾不知文忠

公著文立論及平生所施設無一不與經術合也
至近世俗子亦多謫東坡師縱橫說而不考其行
事果與縱橫合耶其亦異也蓋數十年前已有如
此等語今人又百倍於劉此子不得不辨也

鍾離跋尾

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
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
此來更自知所作韻俗下筆不灑離如禪家黏皮
帶骨語因此不復作時有委繖素者頗爲作正書
正書雖不工差循理爾今觀鍾離壽州小字千字
嫵媚而有精神熟視皆有繩墨因知萬事皆當師
古往時翰林侍書王著補永禪師千字筆圖意足
至書家尊之此書正當陽行然公序小楷尤妙更
於行間置小楷使文質彬彬當更勝爾元祐三年
八月甲申門下後省書南昌黃某

跋此君軒詩

余既追韻作此詩寄周彥周彥鈔本送元師元師
更欲得余手寫因爲作草書近時士大夫罕得古
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爲草書耳不知與科斗
篆隸同法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
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蘇才翁有悟處而不能盡
其宗趣其餘碌碌耳江安城北灘上作小草亭尉
李相如爲余開兩窗極明煥故作戲弄筆墨可意
元符二年冬來訪予於樊道約來春三月予必東
歸歸當復來別我旣而其年果來相見但乞此君
軒詩而已咄嗟而成文不加點

詩見第一卷

題歐率更書

歐率更書溫良之氣襲人然卽之則可畏頗似吾
家叔度之爲人比來士大夫學此書好作芒角錄
利政類阿巢爾山谷云

右有石刻

跋江文通擬淵明詩後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

自適日暮中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雜
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
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此江文通擬淵明詩文通自有序述又梁昭明太
子列於文選可斷不疑也而遂編入淵明集中又
注云或謂非淵明所作是猶云或謂日生於東而
沒於西未敢斷以爲必然也

跋所寫近詩與徐師川

徐師川奉議少成蚤立余聞師川同學諸生言師
川胸中磊磊殊不類童子每令德占心醉六經知
其要處龜玉毀於楨中未嘗不隕涕也今師川尚
能似其先人以凜雪天下橫議德占者因師川來
乞書故及此冀師川當加意於大者遠者儒者所
以爲緣飾不必盡心焉

書食時五觀後

涪翁曰禮所以教飲食之序教之末也所謂曲禮

也今此五觀教之本也士大夫能刳心學之邈世
無悶之道也今士大夫爲一飲一食之故至於忿
怒叱咤鞭笞左右然後快於其心者聞食無求飽
之言亦可少愧矣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在齊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盛德至善一至於此夫子亦
人也我亦人也而絕意聖哲之功自甘爲流俗而
不悔豈不哀哉

題黃龍清禪師晦堂贊

三問逆推超玄機於鶻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
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
他人喚住山翁

元祐八年十二月通城陳修已爲智嵩上座寫晦
堂老師影絕妙諸本予欲彫琢數句莊嚴太空適
見西堂清公所作全提全示無有少剝順贊一句
屋下蓋屋逆贊一句樓上安樓不如借水獻花與
一切人供養黃某題

與楊景山書古樂府因跋其後

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壬午青神縣尉廳東之退密
堂夜漏下三刻所偶案上有墨瀋一升許几傍或
置此卷云是邑中老儒楊景山乞書因取嚴永舊
無心棗核筆宛轉可人意遂書欲盡子問景山之
子達才武自將今爲涇原部將故書此猛士冒鋒
鏑報國之詩遺之可令人日誦於軍中以飲酒山
谷老人題

跋東坡書寒食詩

東坡此書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
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爲之未
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
尊也

跋東坡嘲巢三

東坡此詩益嘲蒲傳正傳正請於先帝欲寄金賄
之先帝笑曰鄉黨親舊同朝僚友以有餘助不足

縣官當怒之耶

跋張長史書

此亦奇書但不知所作以爲長史則非也予嘗於
楊次公家見長史行草三帖與王子敬不甚相遠
蓋其妾性顛逸故謂之張顛然其書極端正字
入古法人聞張顛之名不知是何種語故每見猖
獷之書輒歸之長史耳

書座右銘遺嚴君可跋其後

眉山嚴君可國士也不憚數舍之遠訪予於叙南
儼舍余得之如獲重寶相與終日抵掌談笑至於
論列古今是非成敗愈久不厭一日告余以歸頗
不忍捨其去故手書座右一銘以贈之俾歸以遺
其子椿椿雖少聞骨格不凡也元符三年九月已
卯某書

書陰德宇遺陳氏

陳氏醫三世名兩蜀不牽貧賤富貴先召卽往于

公爲獄吏以其活人多故高其門況醫人之司命乎故書陰德二字以遺之元符元年三月

跋登江州百花亭懷荆楚詩

百花亭梁大同三年刺史邵陵王綸所作此詩出英華集皆佳句也崇寧元年八月壬戌來集斯亭其甲子又來四顧徘徊悵詩人之不可見因大書此三詩遺寺僧宗素俾刻之堅石後來者得觀覽焉修水黃某右有石刻

跋張持義所藏吳彩鸞唐韻

右僊人吳彩鸞書孫恂唐韻凡三十七葉此唐人所謂葉子者也按彩鸞隱居在鍾陵西山下所書唐韻民間多有余所見凡六本此一本二十九葉彩鸞書其八葉後人所補氣韻肥濁不相入也

題林和靖書

林處士書清氣炤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 涉世也耶

跋東坡與王元直夜坐帖

王元直游東坡雲霧中風氣殊勝由此觀之豈可不擇交游親戚耶

跋東坡海市詩

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受魁磊之士乎

題東坡竹石

石澗竹勁佳筆也恨不得李伯時發揮耳

跋老蘇先生所作王道矩字說

此蘇明允弄筆所成猶有文章關鍵所以子瞻之文震動一世豈非所謂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者乎書柏學士山居詩題其後

史紹封之子會與外甥張協於蘇氏爲友婿子來青衣謁家姑因識紹封紹封來乞書曰使會他日以爲相見之資今日魯直卽他日魯直又安用書爲質耶

跋東坡鐵柱杖詩

鐵柱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作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柱杖均爲瑰瑋驚人

跋東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詩

此字和而勁似晉宋間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蓋都無俗氣耳

戲草秦少游好事近因跋之

三十年作草今日乃似造微入妙恨文與可不在世耳此書當與與可老竹枯木竝行也

跋所書戲答陳元與詩

紹聖三年九月壬寅林表亭與東萊呂東玉對碁罷肩山楊明叔作舉瀋請作大字試舒城張真筆燒燭寸餘摩剛閣老人書

跋郭熙画山水

郭熙元豐末爲顯聖寺悟道者作十二幅大屏高

二丈餘山重水複不以雲物映帶筆意不佞余嘗招子瞻兄弟共觀之子由歎息終日以爲郭熙因爲蘇才翁家摹六幅李成驟雨從此筆墨大進觀此圖乃是老年所作可貴也元符三年九月丁亥觀於青神蘇漢侯所

跋牛頭心銘

成都范子功家忠報禪院僧慈元以鹽亭四尺繪八幅來乞予自書所作文益范氏之志也予聞范氏其耆艾有德其幼壯好文今得余應世之文章但爲戲紙無益於事乃大書牛頭心銘與之范氏不學則已學則必以治心養性爲本斯文之作妙盡心性之蘊只使朝夕薰之自成道種亦使覺苑淨坊諸禪子等讀之句句消歸自己乃知牛頭快說禪病免向野狐領下枉過一生

書劉禹錫浪淘沙竹枝歌楊柳枝詞各九首

因跋其後

累日倦舍中賓客既解舟意猶煩倦欲眠則晝熱不可伏枕試令作墨瀋遂爲峨眉史慶崇草此樂府二十七章盛暑又臂痛書罷汗透絺綌風冰臂指老態百出恐自此漸不能書矣元符二年四月甲戌戎州城南僦舍任運堂中書

題宗成樹石

長林巨石風飄水激張之牆壁助我岑寂

題玉清昭應宮圖

玉清昭應宮成以圖畫潤色牆壁當時大儒博極羣書者討論軒轅以來出於趙氏而飛升度世者作此圖又集天下名手爲之宮成未幾火事一空比試考元豐間景靈虛名旣廣崇奉之制乃求之畫院盡用玉清之繪事名手若得密疏故事亦以廣異聞今但能事未畢也

書遺道臻墨竹後與斌老

元符三年三月戎州無等院涪翁借地所築槁木

菴中書此篇爲戒罕書與人吾宗斌老授竹灑於文與可故書此以助經營之萬一

書和晁無咎詩後與斌老

元符三年十二月余將發戎州於百忙中爲斌老書此卷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斌老遣小使持此來追余於江安縣曰卷尾餘繪願記歲時其丙寅江瀕風靜天日明朗故爲書數行斌老爲余以兩幅寫東園病竹筆意放縱實天下之奇作文湖州若在當絕倒矣山谷老人書

右皆家傳

生臺銘跋

司馬氏三子竦爲酒爲市且就學于京師泰家居奉甘旨雖事業不同同於竭力以事其親其親白氏樂用其財作佛事以壽其子孫初欲作寢菴於無等院之孺地有道人在純以告白夫人白欣然飭財賦功歲中以成其賢於閉關謝客客十至而九不見豐其屋以爲無賴子孫三年之費者遠矣

游龍水城南帖

龍水城南大雷雨後十里至廣化寺谿壑相注溝
塍爲一草木茂密稻花發香邵彥明置酒招余及
華陽范信中龍城歐陽佃夫約清旦會于龍隱洞
余三人借馬自南樓來至則彥明及其弟彥昇在
焉初至震雷欲雨旣而晴朗燒燭入洞中石壁皆
霑溼道崖險路絕相扶將上下及乃出洞之南東
還臥洞口佃夫抱琴作賀若有清風發於土囊音
韻激越余與彥明碁賭大白彥明似藏行也是日
信中從佃夫授琴久之得數句洞南有喬木似枿
爛熟視葉間有實穰生似橄欖問從者蓋木威也
木威本草經無有空州諸城峇多有之風俗取豚
膾合之爲鱧盤中珍膳也頃有饋余余不能啗也
佃夫曰廣東蓋號爲烏欖猶邕貴間謂波斯橄欖
云木威之葉廣東西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青
萍也彥明者臨淮邵華彥昇兄也信中名寥佃夫

名襄余者江西之修水黃某魯直時崇寧四年六
月辛巳

海昏題名

元祐八年春正月甲辰韓城元聿建安胡勣浚儀
李安行豫章黃某會于海昏縣齋觀智顯寺竹林
中所得顏家壘斷碑清勁秀發李君出古編鍾其
銘類父書不能盡識座客談倉前樟木乃是數百
年物材木也而能若是之壽歎李公擇宰上之松
已拱無不慨然元君云玉真觀道士王從政治石
欲刻余書因書子之黃某記

禮惠大禪師題名

修水黃某弟仲堪子枌梓椿相稅成都范溫道人
文演同來禮惠大師閱三生藏閱貝多梵字經二
錫杖象刻佛供僧俗書經夾有織靡如蟻映光不
可讀者及佛牙舍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爲書
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突兀於衆杉間

本無起羣之意崇寧三年正月甲辰

書吳叔元亭壁

朝奉郎新當塗守黃某於崇寧元年四月丁未來
謁叔元晚登秀江亭澄波古木使人得意於塵垢
之外蓋人間景幽兩奇絕耳 右皆有石刻

題也足軒

詩載豫章文集
六卷作節竹詩

簡州景德寺覺範道人種竹於所居之東軒使君
楊夢貺題其軒曰也足取古人所謂但有歲寒心
兩三竿也足者也仍為之賦詩余輒次韻 右已載
蜀本

西山南浦行記

某蒙恩東歸道出南浦太守高仲本置酒西山實
與其從事譚處道俱來西山者蓋郡西渡大壑稍
陟山半竹柏蒼蔚之間水泉潄為大湖亭樹環之
有僧舍五區其都名名曰勒封院樓殿臺觀重複
出沒煙霏之間而光影在水此邦之人歲修禊事
於此凡夔州一道東望巫峽西望郾鄩林泉之勝

莫與南浦爭長者也寺僧文炤喜事作東西二堂
於茂林脩竹之間仲本以為不奢不陋冬煥而夏
涼宜於游觀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黃
魯直題

題浯谿崖壁

余與陶介石遠浯谿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
堂銘右堂銘皆眾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
探千載尚友之心最後於唐亭東崖披翦榛穢得
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瞿令問玉筋篆筆畫
深穩優於唐臺銘也故書遺長老新公俾刻之崖
壁以遺後人山谷老人書

石門寺題名

韓城元聿雙井黃某同遊石門霜清木落山川高
明掃逕上冠雲亭可以忘歸

中興頌詩引并行記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谿進士陶豫

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妹逸僧守能志觀德清義明崇廣俱來又明日蕭褒及其弟哀來三日徘徊崖次請子賦詩老矣豈復能文強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劍之崖石耳脩水黃某字魯直諸子從行相稅相楷春陵尼悟超

遊瀘州合江縣安樂山行記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晦合江令尹白宗愈原道率江西黃某魯直擎舟泛安樂谿上劉真人山同來者臨賴索繼萬希一點安文輝德夫主簿郭中子和以疾初起不能來尉周世範表民以支軍廩不至安樂山真人飛昇之宅也真人諱珍字善慶初卜居此山曰變道平山氣歇而不清江安方山氣濁而不秀求山而清秀唯安樂山耳既定居泉源發甘虎豹服役晦日之遊雲霧晦冥將出山晚晴諸峯皆出

遊中巖行記

黃某楊韓祝林宗了賢慈元步自息濛江喚魚潭長老圖亮來迎酌玉泉乃上巖寺元符三年八月戊午

信孺置酒之明日九月甲子蒲志同泰亨與楊琳君全弟岳景山王箴元直蒲揆庭臣石充君美史戡彥袒酌子於此實與外弟張祉介卿六祖禪師師範同來黃某魯直書

元符庚辰季秋之丁丑尉張祉介卿及其兄概子謙姪協大同甥宋正臣端弼邀子攜茗來煮玉泉同來者楊湛君旣張解持遠白頃屢來常若晦冥是日天地開廓極目千里黃某魯直

題三遊洞

鍾陵黃魯直弟嗣直同道人唐坦之遊三游洞與子相姪徽俱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庚寅往來皆休此寺正午烈日遺騎汲澗泉以解渴

右皆石刻

山谷題跋卷之八 終

山谷題跋卷之九

評釋長沙邊帖

梁武帝書

脚氣帖

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

唐太宗書

臨朝帖

昨夜以下應是別日敕

廢游甘泉帖

只理會遼東一役

唐高宗書

審行弘福帖

此帖妙絕恐非怕婦漢所能

漢張芝書

望遠懸想帖

望遠懸想何日不慙捐棄漂沒不甯行李又去春

送送字下當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

復相聞作舉字貧食自愛

後漢崔子玉書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

當在張前

魏鍾繇書

杜度張昶遺墨遂不復見可歎也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卽戎帖

如鸚鵡字絕妙

頑闇空薄帖

頑闇空薄加以年老凡百朽穢無所中空特蒙哀

待殊異之遇

險哀帖

險哀句中險字乃摹損

晉丞相王導書

致身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意吾甚憂勞此事亦不覺忘然

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

許卿當如何導

改朔帖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溼烝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

有應不懸耿情增傷感溼烝傷感溼烝字皆佳

王羲之書

秋月帖

而觸暑遠涉而失一點

初月二日以下四帖

此數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右

軍手墨此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

後之別者耳

大熱帖

晴便大熱小船中至不易可得過夏

昨見君歡帖

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臨遲共寫懷

謹此代申帖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減者

題右軍十七帖後

十七帖者必多臨本永禪師及虞世南褚廷誨臨寫皆不甚遠故世有數本皆不同此帖全是廷誨筆意如揚雄蜀都以下似拙工寫真但神癡耳

採藥帖

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題右軍帖後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

晉丞相王敦書

晉賊王敦

晉司徒王珣書

此月丞盡帖

此月丞盡二十四日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剋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遣報既至王家畢卿可豫報先公今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

豫報先公

豫報先公報字傷筆多然古人作字大體如此

晉司徒王珣書

衆感帖

衆感字尤妙

晉侍中郗愔書

第三帖

毀當字作兩行可笑

晉太守山濤書

補吏部郎帖

此下有十九字悞置羊欣書後

宋特進王曇首

王曇首失一首字

王羲之書

屏風帖

試求屏風遂不得

餞行帖

自成旅以從至開祖字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關別帖

關別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

服散帖

省卿書但有酸塞

王獻之書

薄冷沈痼帖

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

得之筆法其語氣是隋唐間人

王獻之書

忽動小行帖

一字筆悞成十

鵝羣帖

右軍寫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少必未能作簡此是

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元

符戊寅十月飯後來怖魔閣致平子禮端夫在焉

右宋傳

跋白兆語後

伏惟爛木一概佛與衆生不別有時杖子擊著

直得凡聖路絕

此白兆語也公能領此語則築室以自便與使冠

蓋之士聞桃花巖之風期而來者有所息豈遽相

遠哉古人言心徑未通觸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

者盡世未有其方前作桃花巖詩跋尾自有會意

處士大夫多傳之不可改也 右家藏真蹟

書發願文後

雲巖西堂度夏舊莊主有出家兒氣節有爲衆竭
力之心以知事方圓一不合遂縮袖問余深爲
雲巖惜失此人因書此發願文贈之紹聖元年五
月己酉山谷老人書

書自草秋浦歌後

紹聖三年五月乙未新開小軒聞幽鳥相語殊樂
戲作草遂書徹李白秋浦歌十五篇時小雨清潤

十三日所移竹及田野中人致紅蓮三十本各已

蘇息唯自籬外移橙一株著籬裏似無生意益十

三日竹醉而使橙亦醉亦失其性矣知命自黔江

得一畫科云頗能作杜鵑語故攜來然置之摩圍

關中時時作百蟲聲獨不復作杜鵑語爲客談此

客云此豈羊公鶴之苗裔耶秦少游學書人多好

之唯錢穆父以爲俗初聞之不能不嫌已而自觀

之誠如錢公語遂改度稍去俗氣既而人多不好

老來漸懶慢無復此事人或以舊時意來乞作草
語之以令已不成書輒不聽信則爲画滿紙雖不
復入俗亦不成書使錢公見之亦不知所以名之
矣摩圍關老人題 右有石刻

書伯時陽關圖草後

元祐初作此詩題伯時所作陽關圖崇寧元年五
月見此草於趙升叔家殊妙於定本升叔伯時塔
也時俱繫舟於大雲倉之達觀臺下

書王周彥東坡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
有餘此確論也余嘗中之曰結密而無間瘞鶴銘
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若以篆文說之大字
如李斯釋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
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
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
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

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瀕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周彥敦厚好學行其所聞求其所願得意於寂寞之鄉邀樂於無臭味之處他日吾將友之而不可得者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乙酉書

書平原公簡記後

平原公盛德之士識量絕諸公遠甚士大夫亦多愛之然未必知之也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有是哉元祐九年四月在雙井永思堂檢舊書見元祐初簡記如接笑語軍山之木拱矣眼中無復斯人使人惘然竟日因蜀僧範公言長沙湯氏以石工擅名雅善得人筆意請範公因行李攜示之平原公書亦自難識或不解此意且爲攜入瀉山調護之二十五日丙寅某書

右有石刻

跋唐道人編余草藁

此皆山谷老人棄紙連山唐坦之編綴爲藏書可謂嗜學然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夔道舟中觀長年盪漿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古人人則重規疊矩出則犇軼絕塵安能得其髣髴耶此書他日或可與或可作安石碎金見愛者或謂不然不見愛者或比余爲鍾離景伯耶

跋朱應仲卷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丙午承天寺經藏南試金崖石研諸葛元筆研不滯墨墨不凝筆但觀者如牆殊增暑氣

元祐間大書淵明詩贈周元章

元章雖爲外兄弟其清修好學草木臭味自同索余作字雖多余不倦也

又

觀十年前書似非我筆，巽耳年衰病侵，百事不進。唯覺書字倍倍增勝，復於范君仲處見東坡惠州自書所和陶令詩一卷，詩與書皆奔軼絕塵，不可追及。又慨然自失也。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己未。

跋樂道心經

李樂道爲親而書，馬潤之爲親而傳，刻皆美意也。使二君又能參其義，知五蘊皆空，以游世不落煩惱濁中，則所以爲其親者，又至至焉。韓退之云：喧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此不見色空，卽是空累也。

跋王子于外祖劉仲更墨蹟

某十五六時游學淮南，間晉城劉仲更以多聞強識，得近世不傳之學，爲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所稱賞，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皆仲更所定。諸公但仰成而已，仲更位卑年不壽，不及翔翔於中朝，賤生不及承顏接辭，肯以爲恨。頃歲蒙恩入祕書省，祕書省官皆天下選，求如仲更之學術

深密者，蓋鮮。今觀遺草爲之，實涕建中靖國元年五月癸未，故太史氏黃某書。

跋柳枝詞書紙扇

劉賓客柳枝詞，雖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帥也。

跋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歌九章，余從容夔州，歌之風聲氣俗，皆可想見。

又書白草竹枝歌後

劉夢得竹枝九篇，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者也。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右有石刻

跋張拙頌題唐履枕屏

張拙見石雷，惜巧拙語，遂能窮佛根源，此異人也。然自此潛伏不聞，豈所謂藏其狂言以死者乎？

跋王晉卿墨蹟

王晉卿畫水石雲林縹緲風埃之外，他日當不愧

小李將軍其作樂府長短句蹠蹠口語而清麗幽遠工在江南諸賢季孟之間近見書戒壇院佛閣碑文句與筆畫皆頓進所謂後生可畏者乎

跋自書樂天三游洞序

元和初盜殺武丞相於通衢樂天以贊善大夫是日上疏論天下根本所言忤君相按劍之意謫江州司馬數年平淮西之明年乃遷忠州刺史觀其言行藹然君子也余性來三游洞下未嘗不想見其人門人唐履因請書樂天序刻之夷陵向寶聞之欣然買石具其費遂與之建中靖國元年七月
活翁題

跋知命弟與鄭幾道駐泊簡

知命弟學魯公東西林碑陰字殊有一種風氣恨未遵耳年不五十遽成丘山觀其平時規摹不自謂止此今日見此書心欲落也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活翁題

知命作樂府長短句及小詩皆清苦愁絕可傳可玩非今號能文者所能髣髴也十月癸卯再觀乃書而歸之鄭幾道

跋秦少游踏莎行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腸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柳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右少游發郴州回橫州多顧有所屬而作語意極似劉夢得楚蜀間詩也

跋王君玉定風波

把酒花前欲問天春來秋去苦茫然風雨滿枝花滿地何事却教纖草占流年

試把鈿箏重促柱無緒酒闌清淚滴朱絃賴有玉人相顧好輕笑却疑春色在嬋娟

王君玉流落在外轉守七郡意不能無厭望然終

篇所寄似爲執政者不悅而獨憐之耶

跋老杜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沙頭荆江亭北軒
下書元章兄弟爲余斫霜鱸遂能加飯一杯摩挲
腹囊戲書此詩以爲謝

跋李太白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元叔無恙時賓客至者如歸或傳仲良作冢宰客
或有不符見者荊州士大夫之憎語殆未必然然
仲良於今恩意傾倒不減元叔時以其愛我者故
盡言借太白以規之

跋馬忠玉詩曲字

馬中玉翰墨頗有勁氣似李西臺但少妍耳詩句
亦不草草蓋致古人詩磊磊在其胸中亦善趣評
至其作樂府長短句能道人意中事宛轉愁切自
是佳作

跋永叔與挺之郎中及憶滁州幽谷詩

歐陽文忠公書不極工然喜論古今書故晚年亦
少進其文章議論一世所宗書又不惡自足傳百
世也建中靖國元年冬至觀於荊州沙市舟中雪
晴大寒捉筆不能字鍾陵黃某題

跋東坡長短句

龍丘子陳慥季常之別號也作無愁可解東坡爲
作序引而世人因號東坡爲龍丘所謂蓋有不知
而作之者

跋寒山詩贈王正仲

此皆古人沃衆生業火之具余聞王正仲閉關不
交朝市之士其子鑄參禪學道不樂火宅之樂因
余姪穉求書故書遺之

跋淨照禪師真贊

淨照禪師淨因寺臻道人也東坡則翰林蘇子瞻
往歲謫官黃州嘗居江上之東坡龍眠蓋廬江李
伯時頃與其弟德素同郡李元中求志於龍眠山

淮南號爲龍眠三李者也淨照老人恬淡少爲作
寺舍僻在西南人罕知之者予嘗作真贊云猛虎
無齒臥龍不吟風林莫過六合雲陰遠山作蒼紅
杏腮嫁與春風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
塗西抹來人以其近俳也笑其俳不旣其實今旣
龍眠寫照東坡作偈此話乃大行跋尾八公是日
不約而集元祐三年冬至前一日南昌黃某書

跋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簡

王觀復歐陽元老高子勉三君子者雖事業不同
要皆知爲己之學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他日
聲名烜赫而所爲不錄錄然後余言可信矣

跋心禪師與承天監院守瓌手誨

黃龍堂頭心禪師法中龍象末世人天正眼也其
蒲團禪版軍持應器尚可需其福惠莊嚴之澤況
其未滅度後一月中翰墨遺教耶政可收藏以爲
傳後之杜撰釋子盲無慧目自作野狐伎者輒出

示之使知前輩不易祕密蓋如此崇寧元年正月
甲戌黃某題

跋自草東坡詩

此東坡先生合浦所作詩墨跡在歐陽誨夫家有
兒陟年纔十四未知來訪余一日馮紹先張昌裔
見過誦之金石琅琅聽之使人安樂因爲作草

跋周越書後

周子發下筆沈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
子瞻便覺行間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於
今代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乙丑荆江亭下舟中
書

跋自草與劉邦直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窗松花泛
研愛此金屑銑澤因爲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
遠然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
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不如今者特戲言耳

跋所書于美長韻後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下土瀕灘小舟雙鶻傲兀令人眼花書字不成右皆家傳

跋草書于美詩後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晚下群猪灘未滅燭爲孫惇夫作此草函陶賓客時誠不服作矣

書次韻周元翁游青原山寺後

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爲子友元翁作

此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遜世不見其光

輝者元翁亦請予賦詩詩曰避世一丘壑似漁非

世漁獨尋嘉橘頌不遺子公書筍蕨林塘晚絲緝

歲月除安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

跡但有顏公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

其後各解官去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乞

書于駿於余外家有連故事予之能以青石版刻

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南昌黃庭堅書蹟右見真蹟

書程夫人墓誌後

余觀長安君柩內之法知其外家淵源必有積累武鍾其美於女子耳余嘗病今世士大夫家既去父母而從人矣及其夫得官於瘴癘之鄉妻輒不隨世俗亦以爲當然夫人不納族人之議從夫於南平此足以厚薄俗矣至於救人急難決事可否皆男子之事而長安君躬行之可謂健婦矣所聞不出房闈乃能啟手足而不亂又何其難也

跋東坡自書所賦詩

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圍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行造次爲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毫勁多似之往時唯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右有石刻

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

余三十年前欽慕聖俞詩句之高妙未及識面而

聖俞下世二十年前官於汝州葉縣聞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而樂人能誦其詩歐陽君已行又不及識元祐已巳庚午乃見歐陽君於京師其人長鬚目深沈安在丘壑中也用聖俞之律作詩數千篇今世雖已不尚而晦夫自信確然今當爲採龔州待 月於桂林里中桂林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冢爲可樂也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黃某書

書船子和尚歌後

船子和尚歌漁父語意清新道家風處處出現所以接得夾山水灑不著崇寧元年四月己丑飯於萍鄉之護法院僧堂中齋起受溫浴浴罷書此卷以解倦

跋苦寒竹

開封張德淵號爲有急難之義子晚識之於長沙各不虛得也泊船驛步門與德淵官廨相近時時

相過奔走予所闕如有人挽其前推其後也他日

持此卷來乞書會舟子作歲除未能行舟中無他

緣偶得意書盡崇寧二年十二月晦山谷老人書

右真蹟今藏晉陵九氏

書朱暉傳後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廼召朱公而問曰有疑獄於此國以爲當罪者半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對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蓋牆薄則亟壞翰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厚之在人可謂美德矣鄙當時未嘗不言天下長

者吾嘗想見其人如朱文季可謂天下長者非耶
吾宗潤父方喟然有尚友之意而比來學士大夫
持論甚高余謂不如載之行事潤父以為何如右

踏載于潤
父孫朴

書安樂泉酒頌後

荆州公廚酒之尊貴者曰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
之小蜂蜜和柘漿飲之使人淡悶所謂厚而濁甘
而噉者也士大夫家喜作菜豆麪酒幾與冰蕪同
色然使人飲之心興羸羸害人食眠所謂清而薄
辛而螫者也誠使公私之釀合去四短合用四長
則為佳醞矣大槩錦江春以米入漿不待味極酸
而炊故但甘而不辛又用麪少故不能折甘味其
濁則不待醅熟而榨耳菜豆麪投水太多又不以
麥蘖折其辛味故也若斗取六升豈有薄哉右家

題韓幹御馬圖

蓋雖天廐四十萬匹亦難得全材耳今天下以孤

蹄棄驥可勝歎哉右真蹟藏于
富川吳氏

從來名家落筆謹浪小碎皆有趣味一時同
調輒相欣賞贊歎不啻口出余竊謂相知如
蘇米兩公尚有知不盡靈莫若本人自道全
提全示無有少剩為快耳嘗見山谷云家弟
幼安求草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
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
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
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碎如木人舞中節拍
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余恍然曰此數
語即可以跋山谷題跋矣殆所謂順贊一句
屋下蓋屋逆贊一句樓上安樓不如借水獻
花與一切人供養海隅毛晉識
諸家題跋魯直者其卷帙反多於魯直題跋
矣豈容更添蛇足耶但其款識不一因攷其
甥洪玉父云舅氏魯直愛山谷石牛洞故自

歸山谷道人謫黔戎時假涪州別駕故又嫌
涪翁或曰活嗜在黔中又號黔安居士至空
州又歸八桂老人皆班班見於詩文後來米
元章倪元鎮亦多別號令人效顰三老名字
百出亦甚無謂矣惟古人小字可喜可法當
覓小名錄數種以傳晉又識

山谷題跋卷之九

終